





讀書錄卷之七

知聞喜縣事後學沈維藩校刊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論王霸之分莫切於此。

守約者爲學之至要。

守約則無事矣。

守約者心自定。

知言者書無不通。理無不明之謂。

所博者是則自得其要。所博者非則不能守約矣。

約者要也。博而約一以貫之。

守約則能泛應。



學至於約則有得矣。

道是總體。義是支節。道如水之源。義則流而為支派者也。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一。所謂體用一源也。

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險則幽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小人。

天道人倫。渾合無間。

有我之私。極難克。貴乎明與剛而已。螻蟻之微。或悞戕之。即瞿然心動。乃知惻隱之端。非由外鑠也。

行有不得。皆當反之於己。

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類。大抵人之責人。常重自責。常輕故當以責人者責己。

待人當寬而有節。

處己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為主。

卦之六爻。皆陰陽自然之數。如一年有十二月。自十一月一陽生。至四月六陽滿。五月一陰生。至十月六陰滿。十一月又一陽生。如日有十二時。子時一陽生。至巳時六陽滿。午時一陰生。至亥時六陰滿。子時又一陽生。大而一年。小而一日之運。六爻無不包括。故



六爻添一爻亦不成造化。減一爻亦不成造化。是皆陰陽自然之數。聖人不過因而畫之耳。

卦六畫之主固可倍之以至無窮。要不若六畫彌綸天地之化約而盡。

聖人治天下公而已。

公王道私霸道。

王者所存所行皆天理之公。霸者則假天理之名以濟已私耳。

漢治分明是霸。如高帝爲義帝發喪乃其一端。

漢初諸將如英布韓彭猶悍馬虓虎常有跋扈屈強

之氣非高祖莫能御也。

漢祖馭將之術皆以詐而不以誠。

知一人之性十人之性百人之性千萬億人之性無

不同也。知一物之性十物之性百物之性千萬億物

之性無不同也。知人物古今之性無不同則心之全

體大用無不該貫。初無限量之可言矣。

漢初猶是戰國之餘習。觀其人才可見。周勃遣使迎

文帝於代。或曰諸將皆習詐用兵。此類可見。

漢初之將桀驁中興之將循謹。

在物曰性在天曰天天也性也一源也。故知性則知



天矣。

理無窮故聖賢立言亦無窮。

孔子因道不行於當時不得已而刪述六經垂法萬世後之儒者乃有意於續經著書其立心固不同矣。夫子之心萬世如見。

夫子之道德匪言語所能盡。

太極本只是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不外乎人倫日用之間學者因見其立名之高欲以玄遠求之誤矣。接物大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

人只見已然而不見未然已然者其形未然者其幾也。

慾有水意故窒慾如止水。

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杜詩之近理者也。

氣化真實是一往而遂盡其來者乃方生之氣自十一月一陽生而爲復至四月換盡六陰而爲純陽之乾則已往之陰遂盡而方來之陰已生至五月成一陰而爲姤至十月換盡六陽而爲純陰之坤則已往之陽遂盡而方來之陽已生至十一月成一陽而又爲復以是見天地之氣往者遂消而向盡來者方息。



而無窮初非已往之氣又爲方來之氣也程子以是  
辨釋氏之誕信矣

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初六以非正  
求二二以剛中自守不與之合所以吉也君子能剛  
正自守不爲小人甘媚而遂與之合亦猶是矣

太極圖說不過反覆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健順五常  
之性蓋天人命一之道也

太極圖動而生陽是從動處說起動却自靜中來靜  
又自動中來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答景春大丈夫章讀之再三

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快  
哉快哉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須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  
之理有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爲安矣

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爲正二五爲中程子曰諸卦二  
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  
過中常重於正也

震來虩虩呖言啞啞以安肆失之者衆矣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不敢荒寧乃無逸一書之要  
萬起萬滅而本體湛然有常者其心之謂歟



沉靜詳密者能立事。浮躁忽略者反此。書稱舜濬哲文明。蓋人深則明。淺則暗。

盛之極者衰之始。天遇風也。消之極者息之端。地逢雷也。一盛一衰。一消一息。氣化之自然也。

惟精所以知之。惟一所以行之。

精一是功夫。允執厥中是效驗。

六爻之言凶。惟觀其所值之時位而已。

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乎教養二端。

程子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疑其自太極圖說中來。圖說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謂之分則

二者皆自性中來。但順則為善。不順則為惡耳。

書雖古而道常新。

天下無獨必有對。河圖水與火對。金與木對。天與地

對。先天圖皆奇與偶對。推之萬事萬物。吉凶是非。若

子小人。夷狄中國。無無對者。只是一陰一陽而已。

不可以方所求。不可以隱顯分。

伎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己私。則不勝其小矣。

秦誓如有一個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



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此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性理之書日益多。亦理之自然也。蓋理無窮盡。故聖  
賢之書亦無窮盡。雖先聖賢發揮此理。極其詳盡。及  
後聖賢有作。亦必有繼往開來。垂世立教之書焉。是  
皆理之自然不能已也。  
天地不以萬物已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往哲已言而  
不言。

聖賢之書所以然者密也。

理無所不有。如天地之初都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天  
地萬物自能生。假使後世天地萬物一時俱盡。而此  
理既常存。又自能生萬物。可謂萬物必待有種而後  
能生乎。

天地之道只是消息盈虛而已。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知行不可偏廢  
也。

人臣得行其志。全在有應。苟無應。雖聖賢亦未如之  
何也已。

程子易傳有無窮之義。理知者鮮矣。

率性之謂道。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

九卦上三爻應下三爻。下三爻應上三爻。



巽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巽而能入也。人之思索義理亦必柔巽其志。乃能入。若性氣粗暴者。決不能入矣。

允九五孚於剝。有厲。君子不可以小人假善悅已而信之。若信之適墮其計中。乃危道也。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雜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也。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爲萬世道學之正傳。非知言者其能然乎。

夫子以孔文子敦而好學。不耻下問爲文。取其微善而不及其顯惡。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自後人言之。必以其人爲不足道。而并沒其微善矣。

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皆謂之文。古人佩韋佩弦。亦變化氣質之一法也。

如一字有一理。即是一太極。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總之爲好惡二端而已。喜怒哀欲四者屬好。怒懼屬惡。

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君相之過。真天地之量也。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矣。孟子去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者歟。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或人譏夫子不知禮。言甚峻。夫子曰：是禮也。言甚和。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誥也。只平說不見有人我之間。若曰：我事君盡禮。即彼此相形。而非無我之氣象矣。

孔子微罪去魯之心。非孟子莫能知。

餘事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讀書一事。乃吾之本心所得。肆力其間。而莫余止者也。韓子吾老著讀書。餘事不掛眼之句。實發我心焉。

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閎望。重於一世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於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為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群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



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圃。無越於此矣。有志者尚篤所力哉。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頤外實中虛。頤頤之象。

人羣身統體一太極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五臟毛竅。各具一太極。

先天圖左半屬陽。故乾健兌說離明。震動四卦之德。皆陽右半屬陰。故巽入坎陷艮止。坤順四卦之德。皆陰。此雖先儒所未言。竊意其如此。

四百年之漢。文景培其本。三百年之唐。太宗養其根。三百餘年之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浚其源。秦晉隋皆不一再傳而遂亡者。由無恭儉之君。培養浚導其源於前。即繼之以殘暴淫侈之主也。

漢高祖之後。非得文景之養民。即繼之以武帝之多欲。則漢之存亡未可知也。唐高祖之後。非得太宗之富民。即繼之以高宗之昏懦。則唐之存亡未可知也。大抵漢唐之所以延綿國祚者。率由此數君有以立其本耳。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其樂



可知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

孟子七篇托始於仁義誠能默識而旁通之則全書之旨不外是矣

釋氏逃世滅倫以爲潔正猶陳仲子辟兄離母以爲廉也是安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哉

康節見盛衰之際甚明

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聖人當盛時即憂衰時既濟曰初吉終亂纔有私便不能推所以爲不仁

仁義禮智信有則一齊有但各有所主耳

如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然知所當愛者知也愛得其宜者義也愛有節文者禮也愛出誠實者信也以至事君從兄之類無不皆然

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側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爲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氣機無須臾之止息如雲在空中飛揚上下浮游往來萬起萬滅頃刻不暫停止亦可見其一端

動靜兩端雖相因無窮竊謂動意常多之觀萬物若草木山石之類皆靜植不動而生意常流行其間雖



秋冬翕寂閉藏之餘而生意未嘗毫髮間斷故竊謂動多於靜也

觀易橫圖見生意之無窮

一身萬物皆天地公共之器非已所能私也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爲然蓋可

以爲防小人之法

原始反終只是一理故知生則知死矣

原始而知其來者如此則反終而知其往也亦如此

死生非有二致也

原始而知其來也自無而有則反終而知其自有而

無也必矣人惟不知原始反終之理故舉俗爲異端

惑

觀雲亦可以知生死之說倏然雲聚而有形者猶精

氣爲物也倏然雲散而無迹者猶遊魂爲變也精氣

爲物者自無而有遊魂爲變者自有而無

原始而精氣成物神之情狀生之說也反終而遊魂

爲變鬼之情狀死之說也

勅天之歌喜起熙爲韻臯陶賡歌明良康爲韻朕情

墮爲韻先儒謂此乃三百篇之權輿良是

古人論治必本末兼舉如臯陶陳謨首曰允迪厥德



本也。謨明弼諧末也。及帝問其詳。則曰慎厥身脩思  
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蓋慎厥身脩思  
永。惇叙九族。皆允迪厥德之事。庶明勵翼。皆謨明弼  
諧之事。邇可遠在茲。則通言上文之效。

臯陶謨典禮刑賞四者。萬世爲治之大經。不出於此。  
先儒謂知人安民。臯陶一篇之體要。竊謂允迪厥德。  
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蓋允迪厥德者。實踐此德於  
身也。至若知人之事。安民仁之事。則皆此德之推  
行耳。苟非實踐此德於身。則私欲盛而天理微。知人  
之智。何自而明。安民之仁。何自而行哉。故曰允迪厥

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  
動多靜少。故地對天。不過  
地無根。附於天耳。

歐公本論。由韓公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一語立意。  
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  
異端之病。

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清其心。棄絕倫理而不恤。正  
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僮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恐大有



害於事。

爲政通下情爲急。

集衆人之耳目爲一己之耳目。

合仁義禮智信言之。統體一太極。分仁義禮智信言之。各具一太極也。

凡詩文出於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歐陽公瀧崗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詩文皆以真情爲主。

小學只一性字貫之。立教者所以教此也。明倫者所以明此也。敬身者所以敬此也。

以言乎遠則不禦。大而無外也。以言乎近則靜而正。小而無內也。

記曰君父之讎不共戴天。只是天理人心自不能已。而死生存亡非所計也。如宋之高宗父兄宗族皆爲金人所虜。甚至辱及陵寢。以大義言之。只當以不共戴天爲心。而求所以必報其讎。至於死生存亡非所當計也。若區區爲自全苟安之計。則必不能伸大義於天下矣。



秦檜所以得售其講和姦謀者。正以高宗自全苟安之心。有以來之也。嗚呼可恨哉。

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

程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韓文公元和聖德詩。終篇頌美之中。多繼以規戒之詞。深得古詩遺意。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聖人爲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

已。

不明理者。冥行而已。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張子所謂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張子所謂游氣紛擾散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但易兼理氣言。張子以氣言。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是則言雖殊。而其致一也。

參同契。全是先天圖卦氣方位流行。朱子所謂大易圖象隱者於此。類可見。

萬物各具一理。物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



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勅天之歌。正大小雅之權輿也。五子之歌。變風變雅之權輿也。

讀五子湯誓秦誓諸篇。則知唐虞之盛。為不可及矣。風氣日降。不可返矣。

今天地萬物。人皆知之。而所以為天地萬物。則人莫得而知之也。如欲知之。是所謂誠歟。道歟。理歟。命歟。性歟。帝歟。神歟。鬼歟。太極歟。其極一而已矣。

無所為而為者。誠也。有所為而為者。偽也。誠者不息。偽者易輟。

克己之目。動兼視聽言三者。

須看無物之先。其理如何。

先儒梅根指太極。姑舉一物而言耳。如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一塵一介。安住而不可指太極哉。

畫出天地萬物理象數。以示人者。八十四卦也。

一生二。就數上說太極。生兩儀。就理上說。余在黔中。夢對衆儒。

士說書。余謂之曰。一字尚不能識。既覺得此語。遂中夜燭下書之。

天地之化。無日不變。因在黔中。觀柑實。初極青。日漸至於黃色。人之少而壯。壯而老。亦如此。但變之漸而不覺耳。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木。火。土。金。水之質。在我爲肝。心。脾。肺。腎。木。火。土。金。水之神。在我爲仁。義。禮。智。信之德。萬物備於我。舉此亦可見。

顯諸仁。其發見之可見者。藏諸用。其機緘之不可見者。

至而伸之。神反而歸之。鬼天人一也。

天道屈伸兩端而已。

氣合精凝爲神。魂遊魄降爲鬼。

鬼者一往而不復。觀諸天地之化可見。

自頂以及踵。皆天之所與。但當順天而已。

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理。開眼便見。

物物各具一太極之中。又有統體各具者存焉。如一人各具一太極也。一人之身心。又統體之太極也。五臟百骸之理。又各具之太極也。一草一木。各具一太極也。一草一木之根幹。又統體之太極也。技葉花果。又各具之太極也。萬物莫不皆然。

天下無無理之物。無無物之理。

誠者統體之太極也。元亨利貞。各具之太極也。

元亨利貞。春夏秋冬。木火土金水。仁義禮智信。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青黃赤白黑鹹苦酸辛甘天命  
人性五常四時五行五色是皆一陰陽也陰陽一太  
極也

於春曰元於夏曰亨於秋曰利於冬曰貞其命一也  
在父子曰仁在君臣曰義在長幼曰禮在夫婦曰知  
在朋友曰信其性一也

程子曰始此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故結交貴  
乎謹始

宣德六年十月七日夜余在辰夢從二程夫子遊小  
程夫子論朱文公大程夫子贊曰揚休山立之語不

若中和獨立因記於此

物惡太過自造化尚然况人事乎

人之饗用當各量其分薄功而厚饗鮮不仆矣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  
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  
甚至袒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  
覩其事者可以爲貪侈之戒

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日載月魂載魄載乃加載之載朱子於楚辭辯之詳  
矣



吾心誠志於學。天其遂吾願乎。

正以處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謙以自牧。安往而不善。

爲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凡所爲。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

未有逆理而能久者。間有之。所謂枉之生也。幸而免。聖賢之言。如著龜。言吉則吉。言凶則凶。或不然者。但有淹速耳。

人當自信。

定見。明自信篤。可以處大事。

衆曰。然而有不然者。衆曰。然而有然者。惟理明者能知之。

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取敗者。不可不以爲戒。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常過一獨木橋。一步不敢慢。惟恐蹉跌。墜失人處。世每事能畏慎如此。安有失者。

善惡分明。有降祥降殃之報。間有不然者。非常理也。



一詩書金卷七  
九  
河水解者。非自上消也。由陽氣自下而上騰也。故時至三陽之月。則陽氣上達。而河水畢解矣。

上交諂者。人多有此失。蓋事上以恭為主。恭之過則不覺有取之之意。是即所謂諂也。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人須體此。

舜清問於下民。忘其勢而通下情也。

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則知自寬矣。

行有不得於外。皆當反求諸己。求諸己者。無不盡善。而猶或有不得者。當安於命而已。

唐人詩曰。足知造化力。不及使君需。吾有取焉。

理自不可泯。所遇稍有識者。皆能言天理。但真知而篤信者少矣。

春秋於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見天人合一之理。

天命甚微。聖人所罕言。春秋多言之。皆微其辭。

欲事之合理。誠難。但細微處一一能謹。或以過舉矣。

凡事既濟則盛極。以有悔。故大象曰。思患而豫防之。

寒中有一半陽。暑中有一半陰。此造化相攙接處。故

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



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人能慎所發。於將發則無悔矣。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此。有假官威。剝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一不容二。邪正不兩立。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

快。而賢智之所深慮。

觀野馬而知化機之無息。

游氣紛擾。野馬是也。

禮人不答。只當反其敬。

爲人謀而不忠。非仁也。

不爲人之非。咲而易其所守。

凡深藏者必重器。而顯露者必賤物。

萬物皆氣機之所爲。

人皆妄意於名位之顯榮。而固有之善。則無一念之

及其不知類也甚矣。

不怨天不尤人。此語當自勉。

人欲無涯。不以禮節之。莫知所極矣。

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氣

之一端。



四月六陽全而陰已生。陰非至此始生也。蓋自三月五陽一陰之時。而始之初爻已兆於夫之下矣。先儒謂陰亦然者。正謂此耳。

也。名利關誠實難過。上蔡所謂能言如鸚鵡者。真可畏也。

人能自信。則富貴貧賤窮通。有不能累矣。

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為何物也。

恭而和處衆之道。

積誠而人不感者。未之有也。

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即人言可以見所養之淺深。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子房庶幾焉。

不爲衆譽而加喜。不爲衆毀而加戚。其過人遠矣。

紛華擾擾。浮雲之過目耳。

君子窮以義達。以義窮達。皆天理也。小人窮以利達。以利窮達。皆人欲也。

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則不爲區區聲利所動矣。

君子志於道。小人志於利。利與義之間。不能以髮。

聽言觀行。知人之良法。



君子浩然之氣不勝其大。小人自滿之氣不勝其小。道大無對。故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小知之人得用即用。漫不知行其所無事。

以誠而感人者。人亦以誠而應。以術而馭人者。人亦以術而待。觀三代與漢初君臣可見。

禮樂至於棄本尚未。乃問衰之弊。况不猶不得其正乎。噫。弊也久矣。

聽言即可以知人之失。如好色者開口即論文色。好貨者開口即論貨財。他皆類此。至於匿情而言正者。又當徐察其行可也。

世有聞人論道學。不非笑之。以爲狂。則憎惡之。以爲矯。噫。使學不學道。則所學者果何事耶。

人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自發於中者。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宜深體之。

富莫富於富有。大莫大於無方。拘於物者。不足以語此。

惡流之濫。而決其防。未見其能止也。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



友正直者日益。友邪柔者日損。

醉於欲者汲汲如狂。而心莫知所止矣。

為善勿怠。去惡勿疑。

忠信積久。而後效見。

私欲盡而惻隱之心見。

熟於小智自私者。不足以語大道。

滿腔子惻隱之心。即藹然天地生物之心。

傲則仰。慙則俯。邪則敬。正則平。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眾之道。

被髮而祭于伊川。與辛有之歎。非知幾之君子。孰能

與於

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氣機之運。必無差爽。但其理微。而人自不察耳。

君父入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之道。其合

與否。有所不恤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末之。則所失

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蕭何廣市田宅。以自污。猶王翦伐楚。請美田宅。甚眾

之意。漢初君臣以術相持。此亦可見。

一縷之肉。而萬蟻啣之。一勺之水。而萬魚吸之。欲滿

其欲可乎。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色詞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作事快心必悔其悔蓋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之有道則雖亢而非滿矣

心有毫髮所繫即不得其平

天道甚可畏感於此則應於彼但有差違不同耳

揚子曰後世苟有揚子雲者必好之矣某之自信亦

然

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為然也而文辭尤甚也素無實

德實才而悅人作文辭以諛已而作文辭者又極口

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詞之弊孰有甚於此乎

士無氣節則國勢奄奄以就盡西漢之季是也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

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真名言

也

高深遠近皆是天但以青而在上者為天衆人之見

也

愚得患失之心推其極不仁之甚者也



廉而不公者只是人欲之私。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猶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爲次也。

操得其要。則不待深懲重賞。而人自化於廉。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方圖圓圖橫圖。奇耦皆相對。

韓子曰。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可以形

容道體

人能弘道。見氣強而理弱。

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

先儒謂天包地外。竊謂不但包乎地外。實行乎地中。

是則上下內外皆天也。

吾意天地一終之時。昏暗之極。未必便得開明。如一日之暮。可見。但動靜之機。未嘗息。又則漸次開明矣。一時之末。一日之暮。一月之晦。一歲之暮。一元之終。皆氣化之息也。但久速之不同耳。

復爲動之始。乾爲動之極。姤爲靜之始。坤爲靜之極。



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無端。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復之初爻自坤之初爻來。始之初爻自乾之初爻來。  
陰陽互根。此亦可見。

天開於子。山水之原。皆在西北。故坎艮居之。

氣正則生人亦正。氣偏則生人亦偏。如中國夷狄可見。

時下通塞不足為欣戚。要諸久而後見。

讀書錄卷之七



